

國學基本
叢書簡編

桃

花
扇



孔尚任著

國學基本
叢書簡編

桃

花

扇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。其人率皆更名易姓。不欲以真面目示人。而春燈謎一劇。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。蓋心有所歉詞。輒因之。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。而欲改頭易面。以示悔過。然而清流諸君子。持之過急。絕之過嚴。使之流芳路塞。遺臭心甘。城門所殃。洊至荆棘銅駝。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。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。嗚呼。氣節伸而東漢亡。理學熾而南宋滅。勝國晚年。雖婦人女子。亦知嚮往東林。究於天下事奚補也。當其時。偉人欲扶世祚。而權不在己。宵人能覆鼎餗。而溺於宴安。搯腕時艱者。徒屬之蓆帽青鞋之士。時露熱血者。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。斯乾坤何等時耶。既無龍門昌黎之文。以淋漓而發揮之。又無太白少陵之詩。以長歌而痛哭之。何意六十載後。云亭山人。以承平聖裔。京國閒曹。忽然興會所至。撰出桃花扇一書。上不悖於清議之是非。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噓。吁異乎哉。當日皖城。自命以填詞擅天下。詎意今人。卽以其技還奪其席。而且不能匿其瑕。而且幾欲褫其魄哉。雖然。作者上下千古。非不鑒於當日之局。而欲鋪東林之餘糟也。亦非有甚慨於青

蓋黃旗之舉。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。徒以署冷官閒。窻明几淨。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。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。斯時也。適然而有卻匱之義姬。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。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。皆所謂奇。可以傳者也。彼旣奔赴於腕下。吾亦發抒其胸中。可以當長歌。可以代痛哭。可以弔零香斷粉。可以悲華屋丘山。雖人其人而事其事。若一無所避忌者。然不必目爲詞史也。猶記歲在甲戌。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。令余譜之。一時刻燭分箋。疊鼓競吹。覺浩浩落落。如午夜之聯詩。而性情加鬯。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。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。斯劇之作。亦猶是焉。爲有所謂乎。無所謂乎。然讀至卒章。見板橋殘照。楊柳灣腰之語。雖使柳七復生。猶將下拜。而謂千古以上。千古以下。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。妙矣。至矣。蔑以加矣。若夫夷門復出。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。而桃葉卻聘一事。僅見之與中丞一書。事有不必盡實錄者。作者雖有軒輊之文。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。空中樓閣云爾。

小引

傳奇雖小道。凡詩賦詞曲。四六小說家。無體不備。至於摹寫鬚眉。點染景物。乃兼畫苑矣。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。而義則春秋。用筆行文。又左國太史公也。於以警世易俗。贊聖道而輔王化。最近且切。今之樂猶古之樂。豈不信哉。桃花扇一劇。皆南朝新事。父老猶有存者。場上歌舞。局外指點。知三百年之基業。隳於何人。敗於何事。消於何年。歇於何地。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。亦可懲創人心。爲末世之一救矣。蓋予未仕時。山居多暇。博採遺聞。入之聲律。一句一字。抉心嘔成。今攜遊長安。借讀者雖多。竟無一句一字。着眼看畢之人。每撫胸浩嘆。幾欲付之一火。轉思天下大矣。後世遠矣。特識焦桐者。豈無中郎乎。予姑俟之。

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筆

題辭

一例降旗出石頭。烏啼楓落秣陵秋。南朝賸有傷心淚。更向胭脂井畔流。
白馬青絲動地哀。教坊初賜柳圈迴。春燈燕子桃花笑。牋奏新詞狎客來。
江湖無賴弄潺湲。一載春風化杜鵑。卻怪齊梁癡帝子。莫愁湖上住年年。
商丘公子多情甚。水調詞頭弔六朝。眼底忽成千載恨。酒鈎歌扇總無聊。
零落桃花咽水流。垂楊顛領暮蟬愁。香蛾不比圓圓妓。門閉秦淮古渡頭。
錦瑟銷沉怨夕陽。低回舊院斷人腸。寇家姊妹知何處。更惜風流鄭妥娘。

山蘊子田 雲題

仙郎花下按宮韶。樂府新編慰寂寥。消得東林多少恨。梨園吹斷白牙簫。
玉樹歌殘跡已陳。南朝宮殿柳條新。福王少小風流慣。不愛江山愛美人。
江流滾滾抱金陵。雪鷺霜鷗詎可憑。不見滿城飛礮火。深宮猶自賞春燈。

桃花扇傳奇 題辭

桃花扇傳奇 題辭

二

青樓俠氣觸公卿。珠翠全拋黨禍成。門外烏啼烏柏樹。桃花扇底送侯生。
鴛愁鳳恨小樓深。懶向寒牕理玉琴。豪貴又將阿母奪。春光牢鎖看花心。
翠館珍樓月正圓。中涓夜半選嬋娟。可憐建業良家子。宿粉殘粧雜管絃。
書生悞國只空談。漢水樓船戰欲酣。兩岸蘆花啼杜宇。千秋遺恨左寧南。
兵散溇陽草不青。血流殷處楚江腥。軍中文武如蜂聚。排難須尋柳敬亭。
公子豪華盡妙才。秦淮燈舫一時開。千金置酒渾閒事。不許奄兒入社來。
曲中哀怨向誰論。別館春風早杜門。聞道蘭臺聲伎好。一回歇罷一消魂。

千仞崗樵人陳于王題

水天閒話付漁樵。一載南都抵六朝。羌笛檀槽收不盡。濛濛柳色白門橋。

罵坐河房記黨人。陪京防亂落前塵。山殘百子窮奇骨。祇有春鐙曲調新。

跋扈寧南風鶴中。東林曾許出羣雄。那知不是張韓輩。辜負當時數鉅公。

兩山互青冥。中有窮奇骨。邢孟貞山行過懷寧墓詩。

崇禎己巳。在兵譁皖江時。李忠文勳王北上。移檄定之。遺書錢

虞山曰。吾爲兄又得一名將矣。

清製排成瑁。餘馬伶小傳。石巢書。描摹若輩聲容處。一任文園賦子虛。

相傳壯悔堂集。朝宗於辛卯下第後數日成之者。故文雖奇而事多。

失實

青溪野館明春水。北里頽垣出菜花。都入云亭新樂府。勝聽白傅舊琵琶。
玉茗青藤欲比肩。石渠俎豆在臨川。濃香絕豔知多少。不及興亡扇底傳。

齊州王 萃題

長板橋頭惹恨多。黃金難買玉郎歌。無端社散龍舟歇。翻出新聲付綠波。
金粉南朝重有情。人人知愛聽雛鶯。東林未許花枝好。一陣游蜂葉底爭。
怨人不解春燈謎。拚使長江鐵鎖開。供奉正忙烽火報。胭脂零落女牆隈。
漁樵二老說興亡。燕子呢喃趁夕陽。眼見九江沉斷戟。烟籠春樹水茫茫。
棲霞山色白雲空。梅嶺春殘亂落紅。六十年來啼杜宇。桃花血點化春風。
寂寞香燈寫怨詞。秦淮垂柳舊絲絲。春潮夜漲天壇下。漏盡宮門月墜時。

岸堂從學人唐肇拜題

桃花扇傳奇 題辭

三

茸茸芳草一江新。桃李無言照水濱。長板橋頭人悵望。秦淮烟雨舊時春。
青溪楊柳兩行秋。粉冷脂殘簫管收。不是石巢歌舞處。淒淒風雨媚香樓。
羽扇新張大寶登。龍墀扶醉賀中興。薰風殿裏開南部。一歲烟花說秣陵。
元宵燈火夜迷離。燕子新教數段詞。羯鼓琴琴催玉樹。花開花落後庭知。
樓船駁矢射江鳴。朝野誰人不避兵。肝膽惟存蘇柳輩。烟塵滿地一身行。
鐵鎖長江昨夜開。歌聲咽斷馬嘶來。迷樓辱井無人問。笑指梅花一將臺。
一聲歌罷海天空。剩水殘山夕照中。多少興亡多少淚。樵夫攜酒話漁翁。
曲終江上數峯青。金粉南朝戰血腥。野草閑花愁滿地。一時都付老云亭。

琴臺朱永齡題

中原公子說侯生。文筆曾高復社名。今日梨園譜遺事。何妨兒女有深情。
南渡真成傀儡場。一時黨禍劇披猖。翩翩高致堪摹寫。僥倖千秋是李香。
氣壓寧南惟侷儻。書投光祿雜談諧。憑空撰出桃花扇。一段風流也自佳。

血作桃花寄怨孤。天涯把扇幾長吁。不知壯悔高堂下。入骨相思悔得無。

陳定次名士鎮周旋。狎客追歡向酒邊。柳敬亭何意塵揚東海日。江南留得李龜年。丁繼

新詞不讓長生殿。幽韻全分玉茗堂。泉下故人呼欲出。旗亭樽酒一霑裳。

商丘宋 舉題

往事南朝一夢中。興亡轉瞬鬧秋蟲。多情最是侯公子。消受桃花扇底風。

飄零金粉雨蕭蕭。舊院依稀長板橋。莫怪秦淮水嗚咽。六朝流盡又南朝。

名士傾城氣味投。何來豪貴起戈矛。卻奩更避田家聘。彷彿徐州燕子樓。

代費纏頭用意深。奄兒強欲附東林。絕交書別金陵去。肯負香君一片心。

狎客無端製豔詞。何人妙楷寫烏絲。家家燕子聞長歎。啣得紅箋寄阿誰。

滿城兵甲少寧居。行樂深宮尙晏如。小技翻能溷游俠。崑生曲子敬亭書。

寇門白安鄭歌喉百轉鶯。禁中傳點早知名。官家安用倡家選。輸與潛身下玉京。

漢中驕帥築高壇。庚癸頻呼就食難。公子移書疑內應。殘棋一局等閒看。

遙憶吾鄉老畫師。藍借居香閣墨淋漓。殘山剩水何堪寫。枉寫桃源避世時。

烟花斷送秣陵春。顛倒朝常盡弄臣。龍友不爲瑤草賣。可知貴竹有奇人。

虞山倡議采宮娥。自是詩人好事多。明月當頭杯在手。孟津聯語更如何。

冰紈濺血不須嗟。染出天台洞口花。人面依稀筵上見。不知真蹟落誰家。

流分清濁辨來真。復社文人目黨人。何減蘇黃元祐籍。雞林中亦有安民。

田妃抔土改思陵。內監孤忠愁不勝。野乘漫勞增樂府。也如漆室照殘燈。子有曠園雜誌。載思陵改葬始末。先生采入樂府中。

勝絕河房丁繼之。燈船吹竹又彈絲。誰知老去情根斷。卻與才人作導師。

半壁江山劇可憐。銅駝荆棘故依然。閑情付與漁樵話。不學長生便學禪。

蔓草王風歎式微。狡童荒誕事全非。閣高一枕松風夢。獨羨逍遙舊錦衣。

養士恩深三百年。國殤能得幾人賢。傷心閣部梅花嶺。夜夜冬青哭杜鵑。

侯生仙去宋公漫存。同是梁園社裏人。使院每聞歌一闋。紅顏白髮暗傷神。往余客宋中丞幕。每有宴會。輒演此劇。

闕里文孫正樂年。新聲古調總清妍。譜成抵得南朝史。休與春燈一例傳。春燈謎。阮大

誠傳奇也。

錢塘吳陳玉題

夜半兵來促管絃。燕巢飛幙各紛然。南朝剩有福王一。縱不風流亦可憐。

板蕩維持見幾人。隻身閣部泣江濱。卻教世俗思忠毅。曾許他年社稷臣。

也。聞者譁焉。至後果驗。

史公貌寢。應童子試時。左忠毅首識之。曰好自愛。他年社稷臣。

閣門馬口氣如舊。百子山樵作好仇。餘毒東林連復社。十分錯誤一生休。

玉樹後庭一曲哀。宮紗歌扇賜新裁。桃花自向東風笑。爭似佳人面上來。

鼙鼓琴琴夕照微。耳剽舊事演新機。仲連去後誰排難。長揖軍門柳布衣。

由來賈禍是文章。公子才人總擅場。一片癡情敲兩斷。還從扇底覓餘香。

古滕王特選題

潭水深深柳乍垂。香君樓上好風吹。須知當日張郎筆。染就桃花才畫眉。

兩家樂府盛康熙。進御均叨天子知。縱使元人多院本。勾欄爭唱孔洪詞。

亡友洪君昉思。有長生殿傳奇。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庭。並盛於時。

會稽整門金 壇題

桃花扇傳奇 題辭

桃花扇傳奇 題辭

八

東魯春日展桃花扇傳奇悼岸堂先生作

南朝軼事斷人魂。重展香君便面痕。不見滿天紅雨落。老伶泣過魯西門。先生歿。雖梨園舊部。亦有泣下者。

桃花忍見魯門西。

太白詩。桃花夾岸魯門西。

正樂人亡鳥咽啼。一代風徽今墜也。云亭山色輕淒迷。

金 埴小鄴氏再題

凡例

一劇名桃花扇。則桃花扇譬則珠也。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。穿雲入霧。或正或側。而龍睛龍爪。總不離乎珠。觀者當用巨眼。

二朝政得失。文人聚散。皆確考時地。全無假借。至於兒女鍾情。賓客解嘲。雖稍有點染。亦非烏有子虛之比。

二排場有起伏轉折。俱獨闢境界。突然而來。倏然而去。令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。凡局面可擬者。卽厭套也。

一每齣脈絡聯貫。不可更移。不可減少。非如舊劇東拽西牽。便湊一齣。

一各本填詞。每一長折。例用十曲。短折例用八曲。優人刪繁就簡。只歌五六曲。往往去留弗當。辜作者之苦心。今於長折。詞填八曲。短折或六或四。不令再刪故也。

一曲名不取新奇。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。無煩探討。入口成歌。而詞必新警。不襲人牙後一字。

一詞曲皆非浪填。凡胸中情不可說。眼前景不能見者。則借詞曲以咏之。又一事再述。前已有說白者。此則以詞曲代之。若應作說白者。但入詞曲。聽者不解。而前後間斷矣。其已有說白者。又奚必重入詞曲哉。

一製曲必有旨趣。一首成一首之文章。一句成一句之文章。列之案頭。歌之場上。可感可興。令人擊節嘆賞。所謂歌而善也。若勉強敷衍。全無意味。則唱者聽者皆苦事矣。

一詞曲入宮調。叶平仄。全以詞意明亮爲主。每見南曲艱澁。扭挪令人不解。雖強合絲竹。止可作工尺字譜。何以謂之填詞耶。

一詞中使用典故。信手拈來。不露餽釘堆砌之痕。化腐爲新。易板爲活。點鬼揀屍。必不取也。

一說白則抑揚鏗鏘。語句整練。設科打諢。俱有別趣。寧不通俗。不肯傷雅。頗得風人之旨。

一舊本說白。止作三分。優人登場。自增七分。俗態惡謔。往往點金成鐵。爲文筆之累。今說白詳備。不容再添一子。篇幅稍長者。職是故耳。

一設科之嬉笑怒罵。如白描人物。鬚眉畢現。引入入勝者。全借乎此。今俱細爲界出。其面目精神。跳躍

紙上勃勃欲生。況加以優孟摹擬乎。

一、脚色所以分別君子小人。亦有時正色不足。借用丑淨者。潔面花面。若人之妍媸然。當賞識於牝牡。

驪黃之外耳。凡正色借用丑淨者。如柳蘇。丁蔡出場時。暫洗去粉墨。

一、上下場詩。乃一齣之始終條理。倘用舊句俗句。草草塞責。全齣削色矣。時本多尙集唐。亦屬濫套。今俱創爲新詩。起則有端。收則有緒。著往飾歸之義。彷彿可追也。

一、全本四十齣。其上本首試一齣。末閏一齣。下本首加一齣。末續一齣。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。有始有卒。氣足神完。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。謂之戲文。不亦可乎。

云亭山人偶拈

李姬傳

李姬者。名香。母曰貞麗。貞麗有俠氣。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。所交接皆當世豪傑。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。姬爲其養女。亦俠而慧。略知書。能辨別士大夫賢否。張學士溥。夏吏部允彝。亟稱之。少風調。皎爽不羣。十三歲。從吳人周如松。受歌玉茗堂四傳奇。皆能盡其音節。尤工琵琶詞。然不輕發也。雪苑侯生。叩來金陵。與相識。姬嘗邀侯生爲詩。而自歌以償之。初皖人阮大鍼者。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。屏居金陵。爲清議所斥。陽羨陳貞慧。貴池吳應箕。實首其事。持之力。大鍼不得已。欲侯生爲解之。乃假所善王將軍。日載酒食。與侯生游。姬曰。王將軍貧。非結客者。公子盍叩之。侯生三問將軍。乃屏人述大鍼意。姬私語侯生曰。妾少從假母。識陽羨君。其人有高義。聞吳君尤諍諍。今皆與公子善。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。且以公子之世望。安事阮公。公子讀萬卷書。所見豈後於賤妾耶。侯生大呼稱善。醉而臥。王將軍者。殊怏怏。因辭去。不復通。未幾侯生下第。姬置酒桃葉渡。歌琵琶詞以送之。曰。公子才名文藻。雅不減中郎。中郎學不補行。今琵琶所傳詞。固妄。然嘗昵董卓。不可掩也。公子豪邁不羈。又失意。此去相見未可。